

晚会

## 沅南新街

| 王永君 文 |

日前,应约来到新街表兄的厂里,居然发现他厂后面不远处的新街堂前村,已经被拆迁改造。记忆深处关于新街的往事,一下子袭上心头。

新街,一直是宜兴沅南一个乡镇的名称,后与归径乡合并,现在仍是一个街道的名称。因其地处西沅南侧,现已成为宜兴环科园的中心地带。

最早知道新街,还是很小的时候。因新街堂前村是我祖母的娘家,更有我姑姑夫家一家就住在那里,因此我逢年过节总要去堂前玩。到堂前去,势必要经过新街街镇。那时民间有句俗语“新街无街”,确实真正的新街街区,也就宜归公路连接到新街那条路,进入街区转角处,有家供销社的商店,算是一个大店了。再往西的街面上有几家零散的各式小店铺。我们每次去总喜欢到供销社商店里转转,走到新街卫生院那里看看已无什么街店了就沿一条大路向北走向堂前村。新街街面上规模颇大的建筑有两处,一是街南侧的新街乡政府,二是街北侧的新街水泥厂。

堂前村,自然是我到新街最多的地方。最早去那里时我还很小,是跟我祖母坐在船上,父亲摇着船去的。到了堂前总要住上一阵子,分别在祖母的娘家和我姑夫家住几天。这样的时间,我就发现堂前村确实很大,而且房子造得很规正。我姑夫家门前有条东西向的小溪,房子西边有条大巷直往北穿过几排房子,到达村中的小桥。上下船一般就在桥边的河埠,这条河直通西沅。祖母住了一段时间要回家来,几个舅舅就摇着船把我们送回家,沿着荡河,摇近我们村的西河前,舅舅特地问我不要转弯,我看看河岸的风景肯定地说要转弯了,他们就夸我。其实一路上,他们每

逢一个河道交叉口就要考问我。

每逢春节总要去堂前拜年,也要住几晚,和表姐表弟甚至姑夫家邻居的孩子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看戏。有年下大雪,在那里住的时间最长,几乎在雪地里转遍了整个堂前村的大巷小巷。几个表姐出嫁,我被邀作“新大舅”,每次去那里吃了喜酒再送亲。四个表姐,除一个就嫁在同村外,三个表姐都嫁到了沅北红塔人家。

那时的新街虽说是一个乡,其实区域面积很大。南到南山脚下的百合村,东到紧挨铜峰南岳的彭庄,北临西沅,西则与归径接壤,新世纪之初归径并进新街,新街的区域更大了。如今环科园与新街园街一体化,新街的行政区域就远远超出了原来新街的范围。

新街范围内的历史遗迹很多。百合场、营盘等都与岳飞抗击金兵有关,归径陆平是潘汉年、潘梓年的家乡,更有一番故事。骆驼墩遗址的发现,挖掘了宜兴更深的历史。归径地带的归径老街、蒲墅老街、潘汉年故居等,更为新街增添了历史色彩。

新街有山有水,独占铜官山麓和西沅南岸的富饶之地。我堂前的姑夫就在新街乡办的西沅渔场工作,直到退休。我们去玩,他总要把镜框里的退休光荣证给我们看。新街临西沅另一个大村叫做滕上村,我们习惯叫做场上村。与爱人结婚后才知道,场上村居然是我爱人的外婆家。她经常提起她小时候常常跨过高高的新桥去场上外婆家的童年往事。有了这层关系,我与场上村我爱人的舅家表兄及新街街区的她姨家表兄走动较多。殷家村又有我爱人的大姑夫一家。巧的是,场上村居然成了我弟弟的丈母家。有了这些亲缘关系,让我增加了更多了解新街的机会。

新街西侧的许多村庄也很出名,如联群、民南、民北、涧南、涧北等。新街南部铜官山出产的山泉如今很有名。铜官山西的铜山村深入铜官山的腹地,山林幽谷,胜似人间仙境。

新街的乡镇工业发展较早。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带仅有砖瓦厂时,那里就已经有了电视机厂,后来以建材工业出名,更有啤酒厂等新型工业。

我与新街人家的亲缘,注定了我与新街割不断的亲情。何况现在我们所在环科园的行政社区都属于新街街道。如此说来,大范围的新街人家就成了沅南人家的代名词。

新西沅大桥的建成,贯通了沅南沅北,使新街的交通更加发达。宜兴“三沅”时代的建设,环科新城的带动,沅南新街一定会有更美丽富饶的明天。



偶忆

## 拔牙

| 潇丹文 |

这治疗床也太短太小了。

你躺下去,脚踝就磕到底沿了,头枕在托架上,腰眼被硬皮革托着,手摆来摆去,没地方,只好在胸前交叉。黄色无影灯像黄色的交通灯悬在眼前。听到轮子摩擦地面的声响,比托盘大不了多少的工作台移过来,差点碰到你下颌,上面是细细长长的银色夹子、镊子。一张脸浮上来,三分之一被天蓝口罩覆盖,三分之一被黑框眼镜覆盖,三分之一被粉白医帽覆盖。

“不要动,嘴张开,张到最大! 嗯,好的,保持住!”

之前,医生这样对我说:“你这颗烂牙已经没有用,烂的牙根要尽快拔掉,然后进行植牙,植牙要等到三四个月之后了,先要把你这颗没用的牙根先拔掉……”

医师熟练地指着治疗告知书上的注意事项,会心地强调不会有太多的疼痛,很快就会恢复,他从你的闪烁其词和犹犹豫豫之中看到了恐惧,怎么会这么害怕呢? 他问你,你也在问自己。你从家人那里找不到答案,母亲曾经和你说过,走进牙科的诊所,光是听到那磨牙的声音,就像是有把电锯在切割你的身体骨骼。之前一个领导也抱怨不能轻易动牙齿,他说他拔了龋齿后,阑尾炎发作,住了一个多月医院。

“好了,我们开始了,放松啊,很快就好,放松点……放松点……”

你站在小时候国营第一油泵厂的门口,那道铁栅栏门打开了,有许多蓝褂子灰裤子流淌,黑粗黑粗的大块机器启动,脚下躺着七零八落的零件,车刀像切分一只苹果那样,切割着一块银黑的钢块,火花四溅,惊吓到光线,温热了时间,人的眼神变得黏稠,你闻到了坚硬里蕴含的温热的香甜。你被裹挟运到流水线,被搁在检修台,你的某个零件因为使用过度保养不当而需要修理替换。那两只像极了机械臂的双手,拿着磨刀切磨坏死的牙齿,以便留下一个好拔的位置,插在嘴边的水管在给磨刀喷水,你像一只被钓出水的大鱼那样,撑着嘴,有薄细的水雾在眼前飞舞,像雪粉在眼前飞舞,落下来,脸上每一处的毛孔都品尝到一丝细小的凉爽清甜。

终于,“好了,好了,结束了,一切都OK,结果完美!”

你盯着那一次性的小托盘,看了好久,细细小小,尖尖弯弯的两颗小碎子儿,像小时候戴在手腕上的小狗乳牙,像涂抹了一层红油漆的小首饰,这么小小的玩意儿,还没有你从车胎缝隙里清除出的小石子儿大,竟能让一具两百斤的筋骨血肉痛彻纠结不得安生。你用锈迹斑斑的榔头在想象中砸打它们,用焊枪对着它们烘烤灼烧,把它们碾成齏粉。

“你要这个? 干嘛呢? 留着做纪念吗?” 最终,你的纪念品和医生奇怪的眼神一起被你收入到一次性的塑料杯里。

开车从医院出来,中控台的液晶屏显示6点整,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路上的车流如同被招惹的毛毛虫,开始变粗膨大,缓慢蠕动。此刻每辆车方向盘后的表情,看起来都是雷同的焦灼着急。熙熙攘攘之中,有人会关心一个年近不惑的中年人刚刚从医院里拔完牙出来吗? 能想象他拔完之后像个小孩一样感到一种重生的喜悦吗? 能想象在他左侧车门的搁物槽里,夹塞着一只捏瘪了的一次性塑料杯吗?

滴滴! 滴——

脑袋被突然的响亮吓得一震,眼前已经绿灯,你赶紧踩压油门,一阵轰鸣,舌底涌上一股咸腥滋味。

负暄

## 亲情美味

| 邵湘君 文 |

那天天还下着大雨,近八旬的妈妈送大蒜头来了。看着她气喘吁吁的样子,我一阵心疼,不由得埋怨起来了:“下这么大的雨,您跑出跑进,万一摔了怎么办?”妈妈笑着说:“天热,我怕放在家里坏了。我送来你们可及时品尝。”妈妈走后,我尝试着夹一颗大蒜头尝尝,说实话,又不甜又不咸也不鲜,味道与超市里的没法比。妈妈是节约人,她一方面舍不得调料,最主要的是她懂得保健,所以制作食品尽量少盐少糖少味精。妈妈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可小辈们却因为食之无味,这一瓶大蒜头还是满满的。

隔了几天,妈妈打来电话询问大蒜头的“销量”情况,问我好不好吃。我只能违心地告诉她老人家

很好吃的。接着她还要询问小辈们爱吃吗? 我也只能继续违心地说很爱吃的。我话才落,电话那头传来了老母亲爽朗的笑声。

世上,还有什么比让妈妈开心快乐更重要的事? 请试想:一位年迈的老人,挤着公交车,到批发市场去购买大蒜头,然后拖着拉杆车回家,再一颗颗精心剥出来,再一遍遍手脚地腌制……这过程,的确繁琐;这场面,却令人动容。世上的物品,只有加了亲情,才会制作出更好的美味。想想自己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一位老母亲在想着、念着、关爱着,这难道不是人生的一种美味? 这样的美味,是无可替代、也是无可超越的。所以,这

瓶大蒜头,有妈妈的慈爱在,无论如何,我会美美地品尝完毕的。

两个小孙子才二三岁,他们一上苗苗班,就懂得了人生好多道理。他们从学校一回来,都争着给我分享东西。你给我一颗葡萄,他给我一片维C。放在我嘴里后,还要套着小脑袋问我好不好吃。说实在话,这酸叽叽的食品我一点也不喜欢,可我还是笑着回答说很好吃。

因为亲情美味,美好的品德,从小养成。孙子们这么小,就知道分享,懂得孝敬长辈了,这份孝心实在难得。世上,还有什么比孝顺更美味、更美好的? 所以,这葡萄、这维C,再酸我也要吃下去,人间的孝心,是千金也换不来的。